

校园文学年选系列

2003^年中/学/生/最/佳

Zhongxueshengzuijia

[小说]

任 可 = 编选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校园文学年选系列

2003^年中/学/生/最/佳

[小说] 任可=编选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3 年中学生最佳小说/任可编选.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校园文学年选系列)

ISBN 7-5313-2711-2

I. 2… II. 任…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500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青春文学工作室 主页: qingchun.chinachunfeng.net

Email: qingchun2003@sohu.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184mm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8 千字

印数: 1—9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责任校对: 白光

封面设计: 杜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有关八十年代和本书

(代序)

任 可

伤心的夜晚有多明亮/我孤单的手心满握着往年的星星

这是我的题为《回忆》的一首旧诗。我这样开始我的回忆。

却往往是回忆还没有开始，双手空空还来不及有所准备，就
又一年了。

当我坐在冰凉的屋子里读这些稿子的时候，北京的第一场雪
大片大片地落下来。伴随着罕见的电闪雷鸣。翌日，报上消息，
北京一夜绿树受损多达十万棵。

这是一个大时代。我们满怀期待。

我们同样可以期待的还有中国文学里的少年写作。

学者孙云晓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
就是发现了中学生。

而今天，正是生于八十年代的这一代少年人，让中国文学的
收获，不再是意外。

生于八十年代是一个符号。他们是独生的一代。我在他们的
文字中间看到的是潮湿而精致的笔触。他们自言自语，倔强、骄
傲，纤细、敏感而哀伤的天性在他们的文字中间毫无掩饰。他们

以忧伤而明媚的文字说着他们自己，深刻的忧郁、始终的叛逆、一往无前的倔强和永不妥协的孤独。“那些花瓣也是黑色的花朵，阴暗而诡异，可是依然寂寞地开放，然后凋零。”少年人的文字洞穿了未来的命运，透露着末路英雄的气息。他们认同于一种游侠精神，忧伤、明媚如同他们的文字的，是一个固执的孤独者的梦。

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者梅特林克说：我们相知未深，因为我我不曾同处寂静之中。

因此，如果你不曾深入到当代少年人喧嚣、繁华的背后去，不曾触摸到他们的“寂静”，你就一定不会明白他们。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你也许不明白也不接受这样的句子，但这就是他们的语言，是他们的感觉和审美趣味。一样的场景，不一样的文字，敏感而脆弱的少年们，以自己的方式试探着这个世界的阴郁和绚丽。忧伤而明媚的文字中间，他们像小兽一样容易受伤却又无比倔强。

当然，我也看到了在平民化、娱乐化、快餐化和广泛运用高新技术的流行音乐、电子游戏、动漫、奇幻文学、青春偶像剧等所谓青春艺术的影响下，他们的不可避免的种种缺陷。

在此，我不能够故作姿态，我只愿意自己是一个倾听者。我的经验只在我自己的命运中间。但，就文学本身而言，我有主张：真正的表达一定不在故意的文字中间，也一定不只是各人的自言自语；我们应该致力于一种繁华尽退之后，汉文字自己所具备的感性、准确和明白晓畅。

他们一定是知道的。我相信。迟早而已。

何苑在她的《暗夜的鼓手》里写道：

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守着薇桑心爱的鼓槌，努力忘记自己的伤痛……

十岁那年远走的薇桑是个出生起就无法开口说话的女孩，她听不见汽车的示警。

手指交错，在胸前环绕一圈。

这个手语的意思是：幸福。

一切都会好的。青春远走在十岁那年。无法开口说话的女孩，无视于生硬的当下。

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寓言。关于成长，关于心灵，关于爱与孤独。

画上眉儿介绍说，《暗夜的鼓手》是何苑的第二篇文字。和画上眉儿一样，我亦惊讶于何苑的天分。

手指交错，在胸前环绕一圈。我真心为你们祝福。

目 录

有关八十年代和本书（代序）（任 可）/001

烟火季节

烟火季节（陈炽明）/003

苏苏的幸福开始（叶 子）/012

无题（胡 月）/021

一滴眼泪的自述（荀澄敏）/031

同学马荣升（张 杭）/035

骆驼、飞鸟和鱼（邱 晨）/040

逃亡（索 狄）/048

与我相关（卢 彬）/065

一夜盛开的昙花（杜逸旻）/076

陪夜的鼓手

顾歌的十九岁和我的苍老（李 萌）/089

玻璃屏（胡 铖）/102

楚恬的漫画（何丹艳）/ 114
侯慧的手机（刘蒂岑）/ 121
梓萱的叛逆年代（林一晨）/ 130
况且（梅篮子）/ 134
江南无狼（石苗）/ 140
暗夜的鼓手（何苑）/ 146

第二个月亮

日出东方（景致昕）/ 173
错觉（蔡莎莎）/ 182
天天天蓝（林丽荔）/ 190
约定（曹雁蓉）/ 195
第二个月亮（钱喆）/ 201
蟋蟀（王乃心）/ 210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曹锦玥）/ 217
恍然之间（灵子）/ 231
金鱼和木鱼（蒋幸）/ 237
秦宫（欧阳超）/ 241
青衣（贺春颖）/ 249
一步之遥，却是尽头（暖米）/ 255

后记 / 263



烟火季节

2003 年中学生最佳小说





烟火季节

广东省廉江市第三中学 陈炽明

序

这是青春期那个烟火季节的故事。之所以旧事重提，我只是想通过记忆的隧道，重返那段真正动人的美妙时光，再次感受那青春的蓬勃。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发育是一场奇特的大火，它的热量会让我们身体膨胀。当然，还有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清楚看见自己在一天天长大而开始心神不宁。情况就是这样，你开始发育了，你的心就乱了。

—

我记得整个青春期的阳光一直很好，丝丝缕缕地就钻进我们纤细的皮肤和毛孔，然后沉淀出棕黑的颜色。那时李晓军每天都要关在屋里脱光衣服观察自己一到两次。但结果令他失望：一切都是缓慢的。胸脯还是那么平，没有腱子肌；腿还是那么短，像个爬行动物。

从李晓军家到我家，有三百米，种了十五棵法国梧桐，像歪了脖子、正在蜕皮的一群老人有序地在路边戳着。我不认为它们



是慈祥的，它们甚至很可恶。它们身上总是盘踞着比癞蛤蟆还要丑陋的树蛙，这些树蛙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蹦到你头上，黏黏滑滑的，让你恶心。所以我每次骑车从树下经过时都头皮发麻，想赶快逃离，就把屁股更用力地撅起，脚尖抵着踏板，左，右，左，经常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我在蹬着二八型永久牌自行车去学校的路上就会捎上李晓军。他总是能鬼使神差地在家门口堵住我。我挺烦这，他上车的技术还很差，先是可怜巴巴地跟着车跑一段，后才又开两腿蹦上来，力量很大，要让车龙头扭出七八个“之”字才能稳定地写出个“一”字。为此我总要咒骂他几句。他却不答我的碴儿，自顾自嘟哝着说哎，还是你好，发育得那么好，都可以踩到自行车了。他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踩到自行车呢？

我们就是这样穿过区里的整条马路，经过很多的人。在经过肩挎帆布书包、仰着脖子向学校大步前进的洁洁时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那时我把车蹬得飞快，一阵风似的刮过洁洁。李晓军就乘着“永久”叫道：哦，大屁股。我扭过脸看见洁洁的脸顿时红透，杏眼圆睁雾气蒙蒙：你这个死老鼠。

李晓军也叫“老鼠”。他属鼠，长得又像老鼠。她姐姐李晓云就被殃及池鱼地叫做“母老鼠”。我们班那时有个著名的保留节目，就是几个人互相牵着手，猫着腰，一会儿向左边波动，一会儿向右边波动，嘴里高唱：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呀真奇怪。这时两个“老鼠”便总是嘶叫着愤怒地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妄图双英战群雄。

二

初三的时候我们搬出学校那栋破败的老房子，住进了新的教

学楼。虽然只有两层，但我们还是兴奋得像一群初生的小鸡，楼上楼下叽喳乱跑。新楼的墙壁在青春期的阳光下白得耀眼，但不久后便布满了黄褐色或黑色的印痕，斑斑驳驳。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有谁不想在那么雪白的墙壁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呢？

但新楼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还是使我们能够在女生面前显示我们的男子汉气概。新楼是敞梯式结构，另一端则是死角。死角的护栏前一根长长的漏水管，直抵楼下的明水沟。漏水管碧绿而光滑。我们的男子汉气概就是在沿这根漏水管爬上爬下中得到了展现。真正的楼梯就基本上被初三的男生舍弃了，漏水管成了我们的楼梯，上课时顺着管子向上爬，下课后就顺着管子往下滑。你想想，这么奇妙的楼梯怎么会不让人快乐又兴奋呢？

新楼前有片草坪，中间有个沙坑，是我们上体育课的地方。课间休息时大家就在草坪和沙坑的中间追追打打，嬉闹玩耍。但一般都很识趣，不会追打到何南他们围坐的西北角，那是何南的势力范围，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厉害。他们总是懒散地披着衬衣，袒露着胸脯，坐在草地上左右睥睨。我经常趴在二楼走廊的护栏上看着他们，我看见何南的板寸在阳光下闪闪烁烁。



烟
火
季
节

三

一切都要从青春期里的那个夏天说起。

夏天来的时候，空气中湿漉漉的霉味就仓皇四散了。蒸腾的暑热挥舞着胜利的白旗占领了我们的世界。在白旗所散发的耀眼光芒中，我们躲进了白衬衣和花裙子的教室。那个夏天的教室里有了一些不寻常，一眼看去你就能够发现。男生的鼻子和上唇之间都像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黑钢笔水；说话时像躲进了瓮中，闷闷地震人耳膜；脖子中间还奇迹般有了块骨头上下滚动。女生们



的身体变得凹凹凸凸，在单薄的花裙子下仿佛要爆裂开来。那个夏天所有男生的眼神都变得迷离而专注，女生的后背是他们凝视的美丽风景。你知道这是一片怎样的风景。你可以顺着我们的眼神看见女生们的薄衫之下隐约显现的两根带子，将她们浑圆白皙的背脊勒得令人头晕目眩。

老鼠李晓军的悲剧就是在那个夏天发生的。

一向如老僧入定般听课的李晓军在那个夏天里突然活跃起来。他的笔开始频繁地掉在地上，然后他俯腰拾起来，不久又掉了下去。我没有在意这个情况，因为我没有心思在意，我那时正迷恋上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现在想起来其实她的课讲得很烂，她的所有比方几乎都是用苹果打的。她说如果我上午吃了十个 apple，下午又吃了十个 apple，那我晚上可能会吃多少个 apple 呢？English teacher 给我们数数哪！因此我们都叫她 apple 老师。尽管如此，我还是迷恋上了她，我觉得她的脸真的长得很 apple，我时常会虚拟体验咬那 apple 的感觉，我甚至还想过如果我和她结婚，那我们的孩子会长得像谁呢？

李晓军掉笔的原因最后被我发现了。那是在何南被赶出教室后。生理卫生课。王大妈(就是王老师，一个不折不扣的喋喋不休型中年女人，所以我们叫她王大妈)在黑板上写完字后一转身，忽然看见最后一排的何南的课桌里有烟雾缭绕出来，就倏地沉下了脸，大踏步走到何南面前，严厉地看着何南，说：“何南，你在干什么？”何南斜了王大妈一眼，就把眼睛朝天花板上翻。“你在干什么？”王大妈的声音明显有些变了，像风吹过的草。“干什么？我在抽烟，不行啊！”何南从课桌里拿出支烟雾袅袅的香烟，放进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将嘴嘟成个黑洞，一个一个的烟圈便荡了出来。

“你……”王大妈一时愤怒得说不出话来，脸刷地蓝了。

“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会杀死精子的。”何南咧开嘴对王大妈冷冷地笑着。

教室里立刻响起嗡嗡的压抑不住的笑声，我看见几乎所有女生都红着脸把头往课桌兜里塞。

“你……混蛋！”王大妈的脸由蓝转青，一片碧绿，尖厉而怪异的叫声穿透了整间教室，“你……你这个小流氓，你给我滚！”

何南在王大妈的怒视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边走边说：“不用你叫，我早就想走了，妈的谁愿意听你的课，还不如我来讲。”

四十五岁的王大妈当场就哭了，辛酸委屈的眼泪在教室里淌成了河。这课没法上了！王大妈哭泣着喊了一嗓子，便冲出了教室。教室里哗地炸开了锅，大家兴奋地或交头接耳或大呼小叫。我正想和坐我前排的李晓军讨论一下这事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时，看见他的笔又掉了。他像往常一样俯下去，我也立刻无意识地跟着俯下身去。我透过桌子腿椅子腿惊奇地发现李晓军正用手盖住地上的笔，却不立刻捡起，而歪着头，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我的脸刷地红了，我看见李晓军的眼睛正呆呆地看着同桌齐秋霞的裙子下面，齐秋霞却又叉着两腿浑然不觉。李晓军突然看到了我，脑袋像装了弹簧一样，惊慌失措地弹了起来，弹在课桌下面。桌子冬的一声斜移了。我听见齐秋霞嘟囔着说干什么？捡枝笔都不会捡。

下课后，我追着李晓军在校园里跑了五圈才追到他。我从来没见过他跑得那么快，像只短腿的兔子。他最后气喘吁吁地倒在草地上，我一下子就压了上去，压得他鬼哭狼嚎。我恶狠狠地说真看不出来呀，你这个流氓！李晓军脸涨得像血要喷薄而出，咬着牙不说话，直到被我压出眼泪来了，才嗷嗷地叫着说：“我知道





我这样很下流，可我没办法。”我看见他的眼泪在红彤彤的脸上左滚右爬，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就长叹了一口气，放他起来。

李晓军蔫蔫地跟在我后面，半天不吭声。将要上楼时，我听见他突然噓了口气，喃喃说道：“她今天穿的是花裤衩，没穿白的。”

我很想转身揍他一拳，但是没有。我突然觉得我们中间的许多事情本身就是你无法想象的，你允许自己想象和老师结婚，就应该允许别人有点别的什么事情。

跟以往一样，何南什么事也没有。他爸爸是我们区里的副区长，你说他会有什么事？校长为此专程找了王大妈，校长说哎呀，王老师，你何必跟个屁大的孩子较劲呢？他懂什么，还不是捡着芝麻当西瓜，还精子精子的……校长说着脸红了一下，说王老师，你可是我们学校的中坚力量啊，这么大学问，何必跟个孩子较劲呢？

四

在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我就觉察出了同桌洁洁的异样。那天的整个世界都被烈日烤得垂头丧气。新教学楼疲惫地背着强光昏昏欲睡。洁洁透过窗户看见远处一幢正在施工的大楼里几个人影忽隐忽现，搅拌机不时反射出白亮的光芒。这光芒好像把她的眼睛点亮了。她扭过头对我笑了一下，说，我想到了你们男人有大的缺点了。

那个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我一直和洁洁争论着男人和女人的缺点问题，以明辨男人女人孰优孰劣。我们历数了方方面面，都没办法说服对方，我看见洁洁在激烈的争论中胸口不住地弹跳着，像是藏有两只鸽子急欲破壳而出。我意识到我只能滔滔不绝地说话以转移我的注意力。我觉得我的心在和那两只鸽子一起跳跃。

洁洁在摊开的数学练习本上写下了句让我吃惊的话：

你们男人会强奸女人。

我的脸顿时红了(像上次看到李晓军偷窥时一样)，一时被搞得头昏脑涨，竟说不出话来。

洁洁的眼神这时发生了变化。她凝视着我，越来越热烈，仿佛只要我弹出个火星，那目光就会燃起熊熊大火。我更加头昏脑涨起来，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也有了某种变化。

这时的洁洁突然说：“我有道题不会做，你能教教我吗？”

说完她忽地撩起了裙子。一条白得透明的腿梦一样落进了我的眼底。我看见那条大腿上居然用圆珠笔写了道数学题目，蓝色的墨迹在白色的背景下恍若一朵朵美丽的小花。

“你会做吗？”

我的身体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心里像着了一把火，既灼热又令人惊惧。我昏昏沉沉梦一样说道：“不，我不会做。”

洁洁的眼神登时失去了光彩，变成了黑暗幽深神秘莫测的海洋。

事后我想，你不能说洁洁喜欢我，事实上她只是想向人展示一下令她自己都吃惊的青春——孤芳自赏是没意义的，每朵花都需要别人的欣赏与赞美！

那天下午临近天黑时，李晓军脸色苍白地跑到我家。他蜷缩在我的床角，台灯橘黄的光照下他的眼神恐惧而悲伤。我偷看了我姐姐洗澡。我听见他声音颤抖着突然说，我偷看我姐姐洗澡，被我姐姐发现了。

“我现在不敢回家了。”李晓军看着我难以置信的眼神哭泣起来，身子像一片枯叶在风里飘零，“我知道我这样很下流，可我没办法。”



烟
火
季
节